

李先念主席致全国 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的信

各位同志：

这次全国省、区、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会议将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研究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回顾过去思考未来，并规划当前的工作。

刚刚经历过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的斗争，留给我们的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很多的。小平同志曾经讲到，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放松了对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这里包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革命传统的教育以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的教育等。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让人民群众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真理，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三十年来，文史部门征集和出版了数以亿字的资料，对于帮助人们了解现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救亡图存的奋斗，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

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起了很好的作用，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文史资料还为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工作提供了历史的借鉴。许多朋友和同志，许多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孜孜不倦地撰写出大量的史料，又通过你们的辛勤劳动编印成精神产品，广为发行和传播，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光荣的。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新的历史时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祝会议圆满成功！

祝大家身体健康！

李 先 念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七日

邓小平过孟县的经过

马 殿 立

1948年9月中旬，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同志参加了党中央政治局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九月会议”以后，乘坐一辆“嘎斯69型”卡车（苏联造），取道孟县白坡渡口（现已划归洛阳市所辖）往返中原解放区。

中秋时节，天高气爽，空中碧蓝如洗，万里无云。黄河从三门峡冲出峡谷，奔腾咆哮，一泻千里，在中下游交界处由急湍趋向平缓。自古以来就有“天下之腰脊，南北之咽喉”著称的白坡渡口这时更显得气势不凡。上午9时许，卡车停在白坡渡口，邓小平政委敏捷地从车上跳下来。他头戴改装的六棱军帽，身着大半新灰色军服，脚穿黑色单布鞋，面色略黄，干练清瘦，神采奕奕。当时渡口有木船六只，因卡车较大，一只木船装载不下。兵站站长席广华组织船工把两只木船并绑在一起，上面再铺上一层木板，再把卡车开上渡船，前后共用了一个多小时。在这段时间内，邓政委同前来送行的县长梁东初及兵站、税务所负责人席广华、席文

德、薛峰、宋卿等一起坐在河岸边的石头上谈话。小平政委随和地抽着纸烟，兴致勃勃地听着白坡渡口的历史。当他听说周武王讨伐纣王就是在此处聚集八百诸侯时，就站起身来，手搭“凉棚”向对岸眺望说：“原来就在这里呀，我很有幸啊！”当他听说古代军队过河多将木船横过河面，以木板铺平，过后即拆时，语重心长地对梁县长等人说：“这个渡口位置很重要，随着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发展，你们的小木船可适应不了战争形势的需要，要抓紧时间打造一条大木船”。他顿了顿，深吸一口烟，目光炯炯地说：“能装半团人，或十辆卡车。要知道，战争发展，时不待人呀！”接着，邓政委又问及渡口秩序情况。宋卿即汇报了一个月前曾在渡口税务所发生的一起某部队排长高振海以枪相逼，强行将银元携带过黄河的事件（当时太岳行署下令，严禁金银物品过黄河，由缉私队负责稽查）。邓小平同志听时背着双手，不时来回走动，面部严峻，还插问不太清楚的情节，听后十分生气地说：“土匪！这哪里象共产党的军队！”立即让秘书通过白坡电话总机拨通太岳军区，令他们立即严查此事，交军法处审理，以严肃军纪。10点多钟，邓政委随卡车上船，向南岸划去。邓政委走后，十月初太岳专署拨给孟县27万斤小米，由县政府负责，三个多

月大船造成，船长九丈六尺，宽二丈四尺，两层船舱，船名为“胜利号”，它在运送兵源、南下干部及军用物资等方面均起到了巨大作用。至今仍给孟县人民留下美好的记忆。

(县志办马殿立搜集整理)

元 旦 的 来 历

阳历1月1日称元旦。元旦源于上古时代。远古时代，我国无正式历法，人们按自身生产经验记载岁月。据说上古时五帝之一颧顼，以农历正月为元，初一为旦，合称元旦。但此后各个朝代的元旦的日月并不一致。《史记》载，夏元旦为正月初一；殷在十二月初一；周在十一月初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定于十月初一；汉武帝时又恢复了夏代的正月初一。此后代代相传。但这是阴历。今天的元旦，是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的。

日军火烧张家庄目击记

刘 式 文

一九三八年农历七月初四，日军第三次攻占孟县城。步兵驻在县城，炮兵扎在西关马庄。为了躲避日军的屠杀、抢掠，城里城外的老百姓四处奔逃。一部分群众逃到南关张家庄。

张家庄，又名小张庄，位于县城南关东南隅一公里许，南靠护城大堤。堤内是南北十几里宽的庄稼地，当时秋庄稼已快成熟，漫无边际的“青纱帐”里是隐蔽人的好地方，不仅易于转移，而且便于守家，那里种有大量黄豆、黑豆，高粱、花生，吃的烧的都有。我当时才十四岁，正闹疟疾，发冷发热，一连几天坐卧不安。日军来了，也不顾病痛，跟着父母亲也逃到了张家庄，住在张作尧家的老院。张家庄本来不过二十几户人家，这时，家家住满了逃难的人，大人小孩约数百口，当时吃水都到村西头一眼甜水井中打水，人群常常排成长龙，川流不息，后来把井水都打干了。

八月初一那天，血红的阳光洒遍大地。傍午时，闷热得很，但因我正在发疟疾，浑身冷得直打

颤。无奈，拖着无力的双腿上了大堤，顺便躺在靠南边的堤沿草地上晒太阳。烈日当头晒得我满头大汗，但心里还觉得有点冷。大约下午二、三点钟，忽听从东边传来了脚步声。抬头一看，只见有两名日军押着两个老百姓抬着一麻袋马料顺堤走来。快到我身边时，日军叫再换两个人来抬麻袋。这时，一个身穿黑色便衣的人（后来听说那人是国民党二区地方团队侦察人员）正在大堤上走动，被日军瞅见，日军就点手叫那人去抬麻袋，那个人不得已只好前去，快到日军身边时，他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支手枪，砰的一声，将一个日军打翻，就拔腿转身从我身边擦过，直奔南滩。那个被击中的日军爬起身来，又向前跑了几步，就栽倒在一棵大树下，一命身亡。另一个日军害怕极了，就不顾命地跑回城里去了。小张庄的群众眼看一场灭顶大祸将要临头，都着了慌。到处呼爹喊妈，扯儿拉女，不顾房屋、财产，都四散奔逃，多数跑到黄河滩，躲藏在庄稼窝和黄河老沿边，我跟父母亲逃到北开仪村南的东大王庙一带躲避。

夕阳西斜，阳光一片血红，七点钟左右，日军果然从南关开来了大队人马，在“太阳旗”引导下用机枪开道顺着斜路向张家庄逼近，还不时鸣枪、打炮，杀气腾腾。快到张家庄村时，一群日军冲进

了南关宋家安的庵子里，把没有跑得及的宋家安的爹、妈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用刺刀戮死。宋家安当时已十八岁，和另一个小伙子都被日军揪住，站在庵子外边，准备枪杀。他亲眼看到他妈妈的胸部被日军刺了数刀，躺在血泊里，父亲、妹妹和一个弟弟也被杀死，一个不满一岁的弟弟深受重伤，还挣扎着、哭闹着爬在已被杀死的妈妈怀里吮吸着布满血迹的乳头，真是目不忍睹，惨绝人寰！日军正要回过头来枪杀宋家安二人时，宋家安急中生智，用尽全力挣脱敌人的包围，拚命的向南跑，身后枪声阵阵，子弹像雨点般射过来，浑身被子弹擦破数处，鞋子也跑掉了，侥幸地脱离了危险区，然后逃到柳湾村姑家躲避，另一个小伙子被日军杀害。日军在张家庄见人就杀，见房就烧，不大一会儿，只见张家庄变成一片火海，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逃难的人在滩里、庄稼地里看到火光，无不顿足捶胸，嚎啕大哭，心如刀搅。日军在大堤上用机枪向南滩不时扫射，骑兵在大堤上来回奔跑，四处搜索，那天共杀死小张庄、南关、西街男女老少十几人。

夜渐渐深了，枪声慢慢停了，知道日军已经撤离，滩里的人看见熊熊的大火，如同在烧自己的心，不少年轻力壮的人都冒着危险回到村上。一

看，家家的房都被烧毁。到处火海一片，人们无法接近，只是把火势较小的房屋泼上水，把火苗隔离一下，使一部分房屋得到抢救。天刚明就赶快逃回滩里。

八月初二，日军又来烧杀、扫荡，发现夜里有人来村上救火，就在大堤上向南滩大肆放枪放炮，用机枪扫射，把抢救下来的房子又点火烧了起来。到了晚上，日军走后，又有不少青年人来村上救火。八月初三，日军又开动大队人马来到张家庄，见到夜里又有人来村救火，就又在堤上更加增大火力向南滩一带扫射，还出动骑兵到滩里搜查，把村中没有烧掉的房子全部倒上汽油烧掉，然后回到县城。到了八月初四那天，日军就全部撤离孟县，龟缩到沁阳县城去了。

张家庄在这次大劫难中，连同外村百姓被日军杀害的有十余人，房屋一百余间全被烧光，村中成了一片废墟，七天七夜浓烟不止。财产、牲畜损失不计其数，逃出去的人无家可归。后来，只有少数人家移往外村，剩下的还有许多人留恋故土，不愿离开这块世代代养育自己的地方，只好在灰烬废墟上重建家园。

日军骚扰中逯村简介

刘 万 中

1938年农历正月，当时我担任着孟县第一区第四联保主任。联保办公处驻扎在城北五华里的中逯村。我的家也住在这个村。正月十六那天，接县长任邦的通知，要我到县政府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任邦说：“现在战争吃紧，日军可能很快就要到孟县来。大家必须作好以下几项准备：（1）散会以后从明天开始，都要筹集足够一个月的粮食。如有困难，可以向富户摊派。（2）正月十八日必须将全部人员枪支带到汤王庙集中。（3）如果敌人来到，我们就在丘岭地区和敌人周旋作战，最后消灭敌人。”我在会后就信心十足地遵照县长指示，作好一切准备。

正月十八日早晨，我带领着联保处的全部人员枪支（共12人，步枪9支），辞别父母妻子，忍悲含痛，出离家门，向汤王庙进发。到汤王庙后，县长任邦指示说：“今天刚到，大家先休息一下。到明天早晨再开会议。”这时每个人的心情都有些紧张。到了夜晚，我辗转反侧，难以成寐。迫不及

待地等到天亮。可是日已三竿，也未见到县长踪影。大伙心焦意乱，只好奔向各处，找寻县长，请示机宜。找遍了全村，不知县长去向。此时大伙都惊惶失色，急得搓手顿足，心急如焚。我当时就和联保的士兵商量，究竟怎么办。士兵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县长既然独自逃命，我们对他也无可奈何。现在咱们仍然返回老家。如果敌人真来到了，咱们就和他拼！就是死，也要和家人死到一块。”这样我和士兵们当天就回到中速村，立即在村的东北方向，布置岗哨警戒。

第二天（正月二十日）早晨。我正在家里吃早饭，忽然听见村东警戒线上的步枪打响了。紧接着从公路上发来四颗炮弹落在村东“轰隆隆”的爆炸了。还有机枪声和坦克车声，全村哗然。好象是天要塌下来似的，一场惊惶。我急忙跑出家门，见到士兵也都集中都街头。我们不约而同地拔腿向村西跑去，同时全村民众也都跑出家门。满地里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向村西逃跑。呼天叫地的哭号声，震耳刺心，紧接着敌人就进入了中速村。真个是“父母官闻风逃活命，众子民落祸受煎熬。”我一直跑到东小仇才算停住了脚。停了三天，听说中速村住的日本兵全走光了。我就又返回中速村老家探听情况。走进街后，见到人粪马粪到处皆是。一些

火堆灰烬，仍在冒着黑烟。被烧残的桌腿箱盖被褥衣物等，遍地零星可见。到家后，只见街门剩下一扇，丢在墙边，那一扇不知到哪里去了。盆瓮缸罐滚了一院子。衣服被褥书籍等，扔了满地。箱柜桌椅，都翻倒在地下。此情景令人触目心寒。还听说南边大街的毛五成老汉被日本兵杀死了，地里还留着一片紫黑的血迹。最痛心的是，我近门族兄纯朴善良的刘万兴老汉，那一天见有一群日本兵，打着一面太阳旗，上面写着“大日本皇军宣抚班”几个大字，他就慌忙躲避。他在前面跑，日本兵在后面追，被追赶到一个井边，他就坠井而死。我又走到街的那边，又见墙壁上贴了一张崭新的安民告示内容是：“大日本皇军所向无敌，我们的救星来到了，现在来村里安民，救苦救难，望村民不要惊慌，安居乐业生活”。下边写的是孟县维持会会长赵润，副会长毛云飞。这些汉奸败类丧尽天良，认贼作父，惨杀同胞，罪行滔天。日军在孟到处烧杀虏掠，更加激起了各界人士抗日复仇的决心。

“红枪会”抗击日军片断

程 之 汉

1938年春，在孟县西虢、戌楼、落驾头、西逯等村，相继成立了红枪会，吸收了不少青壮年参加了这一组织，他们设坛教练，购置刀枪，排刀练武，持之以恒。每天他们在席长庆老师的率领下，利用夜晚时间焚香叩头、跪地念符、舞刀弄枪，开展活动。他们立有严格信条、会规，要求会员心诚意纯，思想集中，不准胡思乱想，不准走邪，和女人同房，秘密不得向亲人泄露。否则“刀枪不入”的功夫就不灵验。所以，红枪会的人员大部分来自群众，而大多数是正派人。经过多次聚会排刀，这一事情遂轰动各乡村，人员逐渐扩大。时间长了，日军对此有所闻，总想搜寻这些刀枪不入的“铁人”。而这些热血沸腾的爱国勇士们看到日军所到之处奸淫虏掠，杀人放火，无不恨之入骨。干沟桥惨案后，这些勇士们都想利用自己的武术，和敌人恶干一场，多杀几个敌人，好为父老兄弟报仇雪恨。民国二十七年夏，日军从沁阳出发来到小宋庄一带扫荡，企图歼灭这一带各村的红枪会“铁

人”。当时敌人在隐蔽地形之中预先埋伏，出动十几个日军士兵引诱红枪会勇士。他们在席长庆师傅的带领下认为时机已到，不可放过敌人，就一个个精神十足，轻装便服，腰束黄带，手持红樱枪，肩背大砍刀，摩拳擦掌，准备与日寇拼搏。双方接触后，敌人开枪，勇士们不惧不怕，向敌人猛扑过去，远使枪戳，近用刀砍。敌人用步枪、机枪射击，因距离过近，枪、炮发挥不了作用，敌人有点慌了。敌人边打边退，引诱勇士们进入他们的埋伏圈内，敌人的枪炮子弹从四面八方射来，勇士们知道中了敌人的计，便冒着生命危险，多次向敌人冲杀，敌人一个个都惊呆了，但仍加紧向勇士们射击。战斗持续约两个钟头，红枪会的“刀枪不入”的法术就不灵了。这五十多名勇士多数死于敌人的枪炮射击之下，壮烈牺牲了，只有十来个人活下来。席长庆老师傅手部也受了伤，我西逯村许林桂、苏二、姚佑、姚天来等人都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其他的死难者都是附近几个村中的人。后来席长庆老师受到一战区长官部的嘉奖表扬，并给以少校军衔，接到洛阳某医院治疗。

后来据七十多岁的姚居昆讲，他是当时的参战者之一。红枪会是一个封建迷信组织，从历史来看，清朝的白莲教、义和团是他的前身，这些教派

当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曾焚烧教堂，杀死教士，最后虽然都失败了，但他们英勇作战，不怕牺牲、不怕洋人，为国为民的思想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无名烈士四十春 宾馆巧遇终有名

上官成祯

一九四七年，孟县解放初期，三区武工队七名战士，在李桑楼战斗中，被当地反动势力杀害了五名，村农会组织基本群众，就地尸体掩埋。五十年代，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将这五名战士，作为无名烈士迁葬烈士陵园。七十年代，我在孟县工作期间，每当走进烈士陵园，就怀念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连自己姓名都未留下的烈士们，作为后辈，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一九八六年八月间，山西阳城县党史座谈会期间，在阳城宾馆，我和一位素不相识的解放军干部闲谈中，才知他就是当时孟县三区武工队的幸存者，化名孔再生，（现名崔定远，在北京），是武工队的负责人。他回忆当时情况时说，因我进城开会，张根全同志押送犯人未在场，其余五名队员有：崔小二、原任隐、杨致生、郝抓成、张树声，五人都是阳城县人，为孟县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年青的生命，他们的名字永远铭刻在孟县人民的心中。

五龙庙冢阻击战

汤 林 尧

一九三八年夏，在槐树乡北界的五龙庙冢一带，国民党军与日军展开了一场火力颇为激烈的战斗，当地人称它为“五龙庙冢阻击战”。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形成，此后十年间，中华民族抗日的中坚力量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但在国民党部队的广大官兵中积极抗日者犹为众多，这场五龙庙冢阻击战就是一例。

这场阻击战的主力是国民党九十一军一六六师四九八旅的九九五团和九九六团。据说军长郃子举曾亲临督战。战斗打响的头天晚上，郃子举还住在龙台村农民家中。

郃子举是河南鲁山县人，有关他的公开资料见不到。当地人民言传，说他自幼爱好打富济贫，曾先在汤恩伯部下当官，后因访蒋介石之兄有功而受蒋嘉奖，曾荣获黄埔军校的佩剑一枚。

五龙庙冢在孟县城西北三十余里，距济源县城亦有三十余里，是由济源经孟县至洛阳之交通要塞。当时，驻扎在济源城的日军十四师团司令土肥

原经常派出大股日军袭击这一地带。企图占领通往洛阳的门户——白坡渡口。一六六师的两个团驻防在这一带，其任务也就是要打破日军的这个企图。当时，一六六师师长初为马历武，后为刘希程，师部扎在耿沟和上下柳沟，九九五团团部扎在汤王庙，九九六团团部扎在龙台。

战斗发生在农历七月初三至初五，历时三天，这是国民党军与日军在孟县境界内持续时间最长、火力最猛的一次正面交锋，五龙庙冢东西三里多长的几个制高点上都挖成了战壕，九九五、九九六两个团的主力全在这里。

这次日军出动的人数据李文定先生（现任江苏省政协委员）回忆，当时是一六六师四九六旅九九一团团长，他说约万人左右。这是一场以弱对强的硬仗。参战官兵在战前都作好了打硬仗的思想准备。

日军出济源城行至五龙庙冢，前队受阻，后队便顺路停下，圣王庙附近临时安下日军的指挥部，离五龙庙仅三、四里路。

阻击战打的十分激烈，至今龙台村在世老人回忆证实：头一天从中午到日落，一六六师的机枪一直没有停止过，日军接连发起冲锋都被打退。

第二天午后，日军分出一支经张均村从五龙庙冢正东抄袭过来。国民党军发觉后，随即分兵阻